

论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发展性与特质

刘 栋^{1,2}

(1.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近来来, 海洋开始进入散文创作的中心场域, 具有海洋精神和海洋意识的作品不断涌现。这些作品持续拓展着海洋散文的边界, 提升其文化内涵。通过对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考察, 描述它的发展轨迹, 并对它逐渐呈现出来的观望海洋、乡土记忆和生态意识等审美特质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海洋散文; 发展性; 特质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8) 03-0066-05

在中国文学史上, 海洋散文尽管为数不多, 却一直存在着, 发展着。及至当代, 随着海洋意识的觉醒, 在众多学者和作家的共同呼吁下, 海洋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日益兴起。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当代海洋散文创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不断涌现的海洋散文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常有新的突破, 创作者以当代观念审视海洋, 致力于表现不同于以往的海洋体验和海洋精神, 这使得中国当代海洋散文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质。

一、中国海洋散文

在文学史中, 没有“海洋散文”的专门指称。对这种正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散文类型加以界定, 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根据目力所及的海洋散文作品, 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它的一些独特属性。首先是题材上的涉海性, 凡是题材与海洋有关的, 如真实呈现海洋的自然景象、塑造具有海洋气息的人物形象、抒发情感、阐发哲理和表达思想; 或直接描写航海行为、海岛生活, 并以此来反映人类与海洋关系; 或以海洋为背景和舞台, 展示人类物质生产、精神创造的历史进程与心灵图像等, 都可以纳入到海洋散文这个“类”的范畴; 其次是文字中需渗透着海洋精神, 或体现着作家明显的海洋意识。海洋散文不只在题材上

要与海洋相关, 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某些独特的内在精神, 才足以使其成为一种散文类型。

海洋自古以来便是人类重要的审美对象, 是散文创作的题材之一。从先秦时期庄子的《秋水》《逍遥游》直到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序》,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海洋散文名篇。这些散文内容十分丰富, 多方面真实地记录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涉海活动和经验, 虽说千百年来, 内地陆居生活才是中国人的重心所在, 是主要的文化积淀与传承中心, 但是海洋却是诞生神话、维系想象、寄托情思的审美空间。在现代作家笔下, 海洋也从未缺席, 如郑振铎的《海燕》、徐志摩的《北戴河海滨的幻想》、许钦文的《殉情的鲎》、茅盾的《黄昏》、冰心的《海上》等, 这些作品多是在描写海洋景致的时候, 将海纳入到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当中。进入当代, 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 它们既有特定的表现题材和内容, 又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品格。如杨朔的《雪浪花》、秦牧的《海滩拾贝》、郭风的《山溪和海岛》、柯蓝的《鱼鹰》、柯岩的《船长》等。纵观中国文学史, 海洋散文尽管不在少数, 但在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却并不算醒目。而且很多作品虽以海为名, 海洋却并非是其叙写的中心, 我们只要扫描一下多数作品, 便不难发现海洋在其中通常只是空间场景和意象, 被前景化的仍是人物形象或是情感、哲思, 海洋本

[收稿日期] 2018-04-10

[修回日期] 2018-04-26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S160266)

[作者简介] 刘 栋 (1981—), 男, 吉林镇赓人, 讲师, 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身甚少成为注意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作家和学者开始注意到我们在海洋文学创作上的不足。余光中在发表于1986年的散文《海缘》中写到:“中国的海岸线颇长,加上台湾和海南岛,就更可观。我们这民族,望海也不知望了多少年了,甚至出海、讨海,也不知多少代了。”这说明我们不仅具备海洋文学创作的天然基础,而且有着悠久的涉海历史经验。可“奇怪的是,海在我们的文学里并不占什么分量……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在这方面只能望洋兴叹呢?”^{[1]176}这个疑问随着近年来国人海洋意识的觉醒和作家们对海洋的关注,终于得到了回应。海洋逐渐进入散文题材的中心场域,创作日渐兴盛与繁多,不断涌现出真正具有海洋精神、海洋品格、海洋意识的散文作品,如廖鸿基的海洋三部曲(《讨海人》《鲸生鲸世》和《后山鲸书》)、李存葆的《鲸殇》、林宋瑜的《蓝思想》、佟成权的《海之思》、复达《海与岛的独白》、胡烟的《哭泣的半岛》、盛文强的《岛屿之书》等,他们用不同的笔触去书写渔民、渔村、渔事、海岛、鲸豚、珊瑚……涵盖了与海有关的人、物、事等诸多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海洋散文创作,不断地拓展着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边界。

二、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发展性

在新时期之前,海洋散文依然以写景抒情之作居多,很多作品都在描述海洋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歌唱大海的激情与力量,借助海洋来表达情绪。例如晚年的冰心曾写下《海恋》《我的故乡》等一系列追忆往事的自传性散文,文中便多有海景描写与海潮般的抒情,颇能代表她的认识与情感体验。这一类写法显然是海洋散文传统的延续,但年轻的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将海洋作为叙事背景和抒情对象,而是要将海洋真正地作为叙写的核心。复达用优美细腻的笔触描写我们尚未完全读懂的海语、吞没整个大海的海雾、将海孕育成无涯无际的海水、给予了海以生机和活力的海风、一处处“镌刻着海的历史”^{[2]9}的痕迹……这些文字似乎充满了魔力,能够令读者重新发现海洋的美。林宋瑜则充满忧思,不惜

笔力地去写珊瑚、海藻、赤潮……把海洋的真相呈现在对大海一无所知的读者面前。

这些生长在海边和岛上的作家,乐于分享渔村和海域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渔村是海浪拍击出的一幅幅版画,或浓重或深浅地刻印在湿漉漉的岛屿边上。岛屿,朴拙、静逸乃至蛮荒的岛屿,还有那无际无涯的海,在波涛的起伏中,就有了一抹灵气,一种将海陆之间交融一起的勃勃生机”。^{[2]104}渔村中的房舍也与别处不同,“屋顶多取平势,有的屋顶干脆一分为二,一半是尖顶,另一半留作平顶”,这种建筑风格“是为了晾晒鱼虾”,当丰收的季节如期而至,“成千上万块房顶在阳光下争相把鱼虾高高托起,在院里朝上望去,腾腾的蒸汽晃悠着升起,透过弯曲的水蒸气,对面的房子、墙外的树,还有天上的云,都像水中倒影一样晃悠着”幻化为“屋顶的海”。^{[3]178}渔民出海,不只是艰辛,更是在用生命与大海搏击。盛文强的《海上七夜》记录了遭遇风暴时的生死瞬间:“风贴着水面来了,就像一把笤帚,势必要扫除水面上一切异物……父亲和我都被掀翻了,冰凉的海水浸透了半边身子,前所未有的恐惧把我包围了,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停滞了,眼前闪现出一些纷杂的场景,它们近在眼前、纤毫毕现,仿佛触手可及,却又稍纵即逝,全然不见痕迹。”^{[3]148}无法自我掌控的命运,让渔民对大海心生敬畏,祭海便成为了渔家传统习俗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但祭海仪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悄然转变,“历经几百年的沧桑岁月,现今的渔民心里渐渐积淀起对海洋不可一味索取的意识”。“祭海,不仅仅只局限于开捕前所祈愿的平安与收获,也应体现满载而归后的感恩,祈祷海洋生生不息”。^{[2]88}对海的祈祷在现实的冲击和理念的嬗变下,由开捕祭祀转变为谢洋,即感恩海洋。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敬天惜生”“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传承。

当作家将关注点转向历史与记忆时,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内涵又增加了历史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岛屿的原初形态?是地火奔涌带来的绛红岩浆,是河流入海堆垒起的白沙,是死去的贝类的尸骸,还是搁浅的船只的碎片?”^{[3]6}复达在《我的岛》中深情的回溯了故乡岱山岛的

历史:“我从远古的河姆渡走来”,“将岛上修葺出一番新的景象”;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我的岛“拥有了蓬莱仙岛的美誉”;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禁海封疆“将我生存的空间割裂开来,我的岛成为了一座蛮荒之地”;当“中华民族受欺负受屈辱的历史从海上开始”以后,“我的岛只能被遗弃在浑浊的海浪之中”。直到“新的一页”“翻了过来”,“我的岛终究获得了新生,我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将千百年的污浊之气统统倾吐了出来”。^{[2]190-192}与岛屿的血脉亲缘促使作家去探析海岛历史的来龙去脉。在追溯历史的同时,他们也在见证历史,并承受着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失落感,渔绳结便是一例。“渔绳结是渔民在船上使用的各类绳扣,绳扣系法最多时有数百种,靠口传心授,在岛上的渔夫之间秘密传递”,这是每个出海的渔民必备的技艺,“作为纯粹的渔业岛,岛民人人出海,别无选择。在渔具的操作上,就有一连串的绳结系统,从古时流传至今日,比如系网、系船、挂橹、升帆,都离不开绳结”。可是,“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前捕鱼用的帆船都改成了机船,像帆船结、倒挂卜结、老菱卜结等这些与帆船作业相关的绳结技艺亦随之不复存在了。自渔船改为机器动力之后,摇橹时的橹辫结也无人识得了,系船用的系泊结,也改为了更为坚固的铁链和挂钩”。^{[3]119}渔绳结作为过去渔业生产中的一项技艺,不仅实用,而且呈现出来的图案具有很强的美感,但现在很多都失传了。这些技艺所代表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人们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海洋文化的一部分。时代发展对传统海洋文化造成冲击,也让见证了这一切的作家们心生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历史变迁或许可以用影像记录,但思绪流转却只能用文字记录。

佟成权的散文从更加宏大的视角去审视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历史进程,带有强烈的自省意识。在《海之殇》中,他面向历史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拥有万里海疆、辽阔海域的民族却长期缺少海洋意识?为什么郑和船队在给中国航海带来空前辉煌之后,却突然收起风帆,戛然而止?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中国航海及整个民族前进的脚步?”阅读历史,他找到了答案:“背向大海的

政策及观念”才是深层次因素。“虽然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乏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重臣士子极力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有徐光启的开放海外贸易奏折,郑成功的通洋裕国论述,魏源的海权思想,曾国藩的海防主张,林则徐海洋观念的转变等等,但它始终没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不敢说,海洋意识已真正植入我们的民族基因里,已深深融入我们的主流文化里。”^{[4]193}佟成权正是通过这些饱含着对国家民族深情的文字,介入到历史的反思中来。李存葆、廖鸿基和林宋瑜等人则试图引导读者去思考人与海洋的关系,期待读者正确的对待海洋。从电视里看到的有关鲸类集体自杀的图像,促使李存葆写下《鲸殇》,为鲸类鸣屈喊冤。他的散文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历史性和现实性,通篇皆是关于鲸的历史、见闻与思考,他为我们揭开鲸类自杀的真相,一种来自船上油漆的毒液三丁酯锡,破坏了鲸类的脑神经细胞,才造成这一宗惨案。他指出:“鲸类的‘集体自杀’应是对人类无声的抗议,这无声的抗议分明在告诫人类,它们不过是生态失衡的最先牺牲品,面对大自然,人类若再不惭德愧行,遏制无边的欲海,那么,人类无疑也在进行着一场慢性集体大自杀。”^{[5]26}显然,李存葆是想提醒人们,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正是自然对人类的训诫。廖鸿基也关注鲸豚等海洋生物,他从海洋体验出发,视野更为全面,努力寻求人类与海洋环境、海洋生物的和谐与平衡。他的散文《鲸生鲸世》,用专业化的态度、系统化的知识和科学化的语言进一步开拓了海洋题材。林宋瑜的《蓝思想》一书,用优美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大海的宁静、博大、深邃与美好,同时也在思考和追问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发展基本遵循着这样一条轨迹:描摹海洋的自然景观,表达自我的情感体验;讲述渔村和海域的日常生活,或直陈现实生存的艰辛,或作充满诗意的渲染;展示渔民的风俗和仪式,表达对海洋的敬畏和感恩;追溯海岛历史的来龙去脉,记录渐趋消逝的生活方式和海洋文化;审视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历史进程;寻求人与海和谐共存的新型关系。复达、盛文强、佟成权、李存葆、廖鸿基、林宋瑜

等人的散文,不仅是对以往海洋散文题材的突破,更使得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文化内涵变得宏大,加强了海洋散文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三、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特质

中国当代海洋散文是多元的,并非固化的。它一方面深受西方海洋文学的影响,一方面汲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精髓,在不断融合、蜕变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自己的特质。

1. 观望海洋。西方海洋文学是航海经验和探险经历的文学体现,造就了西方人外向、敢于冒险与竞争、富于殖民开拓精神等民族性格特征,具有强烈的主体感和在场感。相比之下,中国海洋文学则呈现出鲜明的观望特征,观海而描写其景象,抒述作者的情怀,是最常见的写法,曹操的《观沧海》便是例证。当代海洋散文尽管已不同以往,但观望特征依然存在,写作者常常是身处陆地书写海洋,甚至身在内陆,心向海洋。林宋瑜在散文集《蓝思想》的引子中,用流畅清丽的文笔将从早到晚的海景呈现在读者眼前,“太阳从蓝得发玄的海面缓缓上升,目光纯净清澈,却又容光焕发,它是裸浴中的新生儿,在母亲的怀中跃动……夜已来临,星星比细沙明亮,却是那么遥远。海面没有停止喧嚣。一切,都是深不可测,藏着一团团谜,包含无数诱惑的元素”。这些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所处的空间位置——“站在陆地,透过绿,看到海”。^{[6]10}复达认为“观海,是一种情性”。^{[2]81}佟成权探访古迹碣石,触摸历史、感悟海洋,写下《也来观沧海》。

海洋散文的观望特征有其浓郁的文化背景。古代文人虽然观海写海,但由于生活在远离海洋的陆地上,他们与海洋存在隔阂,所表达的体验和感受自然也受局限,海洋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性空间而存在。当代散文作家则多是生长在海边,有较为丰富的涉海经验,他们或许不算是真正的海洋人,但却具有强烈的海洋气息和海洋精神,相较于古代文人,当代作家似乎更有资格为海洋发声。可是,传承至今的农耕文明,深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遁守四时,安土重迁,相对定居、祖传世受的生活方式,长期一成不变。

相较于欧美国家如地中海、加勒比海、英吉利海峡等海洋区域国家,我们的农耕文明显得十分稳固安定,逐渐形成了农耕文化思维定势。当代作家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农耕文明传统,尽管也有关于海上经历的作品,如复达的《巡海》《海钓》,盛文强的《海上七夜》等,但是岛屿和海边仍是他们书写海洋的重要空间位置。空间位置决定了作家的视角,也决定了作家接触海洋的方式,而与海洋接触的方式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审美特质。

2. 乡土记忆。中国当代海洋散文作家的家乡多是临海或居住在海岛之上,因此作品具有浓烈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气息。复达的散文集《海与岛的独白》便是他的家乡岱山岛的缩影,同时也是复达及岱山人的生活缩影。他家乡的海不是他所渴望的“蔚蓝一片,波涛起伏间,白浪追逐、白帆点点、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而是“浑浑黄黄,像搅浑了的河水,浑浊一片”。可是他这“一生已离不了这浑浑黄黄的海”。在这片黄浊的海上,有“养育和滋润了”他的岱山岛,海岛那特有的气息已融于他的血液之中,他的“身上已烙上了岛的印痕”。^{[2]4}海洋作为最重要的生活领域,生长在海岛上的人们和她有着生死与共的血脉亲缘,80后作家盛文强出生在青岛胶州湾内的一个叫红岛的地方,他说:“岛屿的弹丸之地,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本生发方式,岛屿也内化为我自身性格的一部分。”^{[3]1}可见,这些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岛屿和海洋,他们的命运注定是要与岛屿和海洋相伴的。

这些生长在海洋环境中的作家,对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深有体会,盛文强说:“在岛屿,每一天都是新的,《潮水时间歌》是岛民从小就要背诵的,若和农耕区的《二十四节气歌》比较,二者迥异其趣。海滨潮汐变化万端,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虽然使用的历法相同,农夫是按年过,而渔夫是按天过。海中的物种,也远远超过陆地,即便老渔夫,也要经常面对网罟中的新物种,并对其命名,他们眼中的世界,尚有不少有待指认之处。”^{[3]306}这些有着浓烈海腥味的乡土记忆,促使作家们拿起笔去表现海中故乡的风土人情,去记录有关海洋的点点滴滴,去思考我们的文明中海洋文化基因的缺失。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作为海洋文化载体的海洋和岛屿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海洋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海洋生物锐减,诸如三抱鰯鱼、大黄鱼鲞、蟹黄饼、鱼雪等海味也只能存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而岛屿的消失,更是令作家在忆写家乡时,心中涌现出难言的乡愁。胡烟在《哭泣的半岛》中记录了她的家乡岬姆岛的消失:“半岛的消失并不在转瞬间,而是经历了两三年的漫长过程。虽然漫长,却让人觉得猝不及防。”作为一个半岛人,胡烟对此满怀遗憾:“那一方水土滋养了我的身心,我却并未给它丝毫呵护。”“如今,站在岁月里回望半岛,或者此刻,我坐在城市楼房的角落里怀念半岛,过去的生活如梦幻般,唯有文字和影像记录了它存在过的真实。我听见内心里有一个哭泣的声音说,回不去了。”^{[7]132-135}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海洋散文中,海洋不只是作家的审美想象空间,更是承载着他们无数回忆,令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

3. 生态意识。西方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中国人更是有着“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资源。与西方人对海洋的探索和征服不同,中国人对待海洋的态度是敬畏和感恩。因此,生态意识自然成了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重要特质。林宋瑜的散文集《蓝思想》对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生态反思,在她看来,人类无知的行为会给海洋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在《一个穿上历史衣裳的词汇》中她回顾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围海造田:人们在海边“挖海泥、用石头垒起新堤坝、填沙和蜂窝煤渣,浇上人畜粪和杂草灰烬”,然后将滩涂“分隔成标准的水稻田”。可是,到了收获的季节,稻谷却“萎缩着孱弱的身体,仿佛刚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小孩子,明显营养不良”。围海造田非但没有让人们获得期待中的丰收,反而对滩涂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纷纷消失,留下的只有“泛着霜一样冷的盐花”的盐碱地。^{[6]8-18}林宋瑜对历史的反思,深刻地指出了海洋文明拥有着不同于农耕文明的一套文明准则和行事方式。当人们身处海洋环境,就必须遵照海洋文明确立的准则和方式。否则,等待人们的将是一无所获,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廖鸿基是台湾当代海洋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散文从海洋生活的现场出发,有着明确的生态主义的价值诉求。他参与了花莲沿海鲸类的生态调查,两个多月的寻鲸体验成就了作品《鲸生鲸世》,他以实践的方式,真正的接近海洋,感受海洋,融入海洋,他在书中翔实记录了花纹海豚、虎鲸、瓶鼻海豚等多种鲸豚的体态、习性、动作和族群归属。廖鸿基的文字不仅具有鲸豚知识科普的意义,而且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海洋的温暖和美好,他试图引导读者去思考人与海洋的关系,期待读者正确的对待海洋。在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亟需拯救,中国当代海洋散文格外关注海洋生态,呼吁人们重新认识海洋,正视人与海洋的关系,这样的生态意识恰好契合了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海洋散文的特质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同时它又是促使中国当代海洋散文不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些特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和态度,对人与海洋关系的深入思考。它促使作者努力开拓海洋散文的创作空间,探索海洋散文的理想类型。它有助于海洋散文确立在中国当代散文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价值。它使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国当代海洋散文在借鉴和吸纳世界海洋文学精华的同时,并未迷失自我,而是成为世界海洋文学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余光中. 海缘 [M] // 隔水呼渡.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
- [2] 复达. 海与岛的独白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3] 盛文强. 岛屿之书 [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
- [4] 佟成权. 海之殇 [M] // 海之思.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 [5] 李存葆. 鲸殇 [M] // 绿色天书.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
- [6] 林宋瑜. 蓝思想 [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 [7] 胡烟. 哭泣的半岛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下转第136页)

- 的语用准则述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5): 474-478.
- [12] 姜晖, 崔林. 语用学框架下的意识形态意义分析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1): 24-27.
- [13]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5: 58.
- [14] 龚晓斌, 杨憬婷. “翻译”定义中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研究 [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3 (10): 36-39.
- [15] 新华通讯社 [DB/OL]. [2016-08-10]. <http://baike.baidu.com>.

C-E Translation of Publicity Materials and Ideology Transmission Research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LU Hong-ming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new support in theory and method to traditional discourse ideology research, C-E translation of publicity materials and ideology transmission is discussed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put forward by D. Sperber and D. Wilson. Relevance theory considers communication as an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how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re adopted by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ors to change content and form of Chinese text in order to transmit ideology and how readers who speak English recover ideology. The result shows that C-E translation of publicity materials and readers' reading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an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which proves that it is feasible to analyze discourse ideology from pragmatics.

Key words: C-E translation of publicity materials; ideology; Relevance Theory

(责任编辑 陈蒙腰)

(上接第 70 页)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i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ea Prose

LIU Dong^{1,2}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ea has begun to enter the central field of prose, and works with marine spirit and consciousnes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These works continue to expand the boundary of ocean prose and enhance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paper gives a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sea prose, and explores its emerging aesthetic qualities such as marine aspiration, hometown memory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sea prose; development; trait

(责任编辑 陈蒙腰)